「樸」字的音

劉　勳　寧

一

「樸」在《廣韻》裏出現在4個地方、分別是：

（1）模韻、薄胡切：「樸劇、縣名、在武威。劇音還。」折合今音是pu2。

（2）屋韻、蒲木切：「《爾雅》云：楸樸、心。又音蔔。」（注1）折合今音是bu2。

（3）屋韻、博木切：「棫樸、叢木。又音仆。樸棫、小木也。」折合今音是bu3。

（4）覺韻、匹角切：「木素」。後面要論證、這是今「樸素」的來源、所以我們暫時定音爲pu3。

另外、《廣韻》也收了「朴」、在覺韻「樸」的後面：「朴、上同。又厚朴、藥名。」

這裏面（1）－（3）都是複音詞中的音、不知道是從什麼路數上來的。與今音有關的是（4）。

二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「朴」字有4個音、出現在下面的說法裏（以下引原文用簡體）：

（1）po1、朴刀。

（2）po4、朴树。朴硝。

（3）piao2、姓。

（4）pu3、朴厚。朴陋、朴茂、朴实、朴素、朴学、朴直。

另外、《詞典》給「厚朴」的注音是po4。

可以看出、pu3是能產的音、其他都是個別詞裏的固定說法。

三

《辭海》也是4個音、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、不必羅列。

不過、《辭海》是百科辭典、它要照顧古今。所以《辭海》在「朴」下列有從古至今的不同義項。我們看一看這些義項（以下引原文用簡體）：

（1）树皮。《文选·王褒〈洞箫赋〉》：「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。」李善注引《仓颉篇》：「朴、木皮也。」

（2）未经加工的木材。《论衡·量知》：「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。」

（3）原价：本钱。《商君书·垦令》：「贵酒肉之价、重其租、令十倍其朴。」

（4）敦厚：质朴。《孔子家语·王言解》：「民敦俗朴。」陆机《羽扇赋》：「创始者恒朴、而饰终者必妍。」

（5）老子用语。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、即「道」。

……

第一項是皮相之見。秋蜩抱樸、它不抱在樹皮上、難道還能抱在樹心裏？這句話不過是說、在肅殺的秋風裏、寒蟬抱在木華脫盡的敗枝上（所以叫「樸」）長鳴不已。「刀斧之斷」就是加工、加工之前就是「樸」。所以「樸」才能成爲變化之本、才能後來「十倍其樸」。開始的時候只有「樸」、後來「十倍其樸」就「妍」了。老子自然是希望去雕飾、歸真樸。所以、歸結起來、「樸」的意義就是「未經修飾之前的原本」、其他是這意義上的延伸。（注2）

四

《廣韻》「木素」的說法來自于《說文》：「樸、木素也。」「素」指沒有修飾、原始的；「樸」是「未經修飾的原本」、「樸素」是近義詞的合成。前引《廣韻》四個字裏、只有這個字是它可能的來源。可是問題出在「木素」的「樸」來源於覺韻、就折合來說、不應當是pu、而應當是po。（聲調不可折合、我們後面再說。）

「樸」字以「奚」得聲。從本文開始所引的《廣韻》裏就可以看出、四個字裏有兩個都是屋韻、而不是覺韻。翻開《廣韻》更可以知道、這個聲符的字在屋韻裏的跟在覺韻裏的完全不成比例、加上沃韻和燭韻的字就更多了（屋、沃、燭三韻唇音今天同韻）。下面把這三個韻和覺韻的字引在下面、不需要認識、有一個概略的印象：

屋韻：

蒲木切：蟽、氄、樸、僕、蹼、矮、奚、穮

普木切：醱、壞、穮、撲、鵝

博木切：濮、隤、轐、嫫、樸、獛、蹼、纀、襆、

鬐、韇

沃韻：

蒲沃切：僕、蹼、鏷、蟽、轐、鵝

燭韻：

房玉切：幞、襆

封曲切：鞻

****

覺韻：

蒲角切：撲

匹角切：璞、樸、犦、墣

這就難怪了、覺韻的5個字、怎麼能抵擋得了屋、沃、燭韻的33個字。而且、無論是繁體「樸」的諧聲、還是簡體「朴」的諧聲、都在屋韻（卜是博木切）。今天的事實就是大家能認得的覺韻的「璞」和「樸」字都念屋韻了。

五

有人說、語音的特點是「習非成是」。這話不假。前一階段大家都因「呆dai1」「呆ai2」二字讀音合併而議論紛紛。這二字原來的意義是有差別的。ai2是死板、死心眼的意思；dai1是發愣、精神不正常的意思。一個人死板、不一定發愣；一個人是呆子、看問題可不一定死板（多數時候、他不看問題）、有時候呆子還會突發奇想。可是「呆子」是書面上常見字、ai2是口語字、現在的讀書人又不常說這個詞、最後dai1的音就戰勝了ai2的音。（讀書人也不見得不說ai2、我有一回在課堂上聽見周祖謨先生說：「看問題也不能太ai2了。」而且周先生的發音前面還帶有聲母ng。不知道這是北京話的底層還是周先生特有的地方口音。可惜一代鴻儒、轉眼之間就不在了、求教無門。）dai1、ai2合一是最近剛剛發生的事、衆情洶湧。有些是歷史上的事、人們也就安之若素了。舉個例子來說、「三分之一」現在大家都讀fen1、其實這個字本念fen4、濁聲母。吳語區的人大概還能分出來。意思是三份兒裏的一份兒。現在大家按「分」理解、好像也講得通、然而終究不能那麼妥貼。不過硬要和大夥兒擰著講妥貼、也未免太ai2了；可是全然不去動腦筋、不就成了「呆子」了？（我沒有責怪的意思——難得糊塗、也許是一種大智。）

「習非成是」不是說故意亂念就可以、這與契機有關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力量對比。寡不敵衆、優勝劣汰。從前、李白念李bo2、它怎麼能頂得住白菜蘿蔔、白布紅旗。李「伯」也就只好讓位於李白了。「樸」字的音、按語音折合該念po、現在大家都念pu、這是無可奈何的事。況且這件事是由來已久了。覺韻的這幾個字到了宋代的《集韻》裏就多數有了屋韻的異讀、甚至連「朴」也有了屋韻的讀法。所以現在還想復辟舊音、也就太ai2了。

六

其實、不但「樸素」的「樸」來源於「匹角切」、就是其他3個音也來自於這個反切。《廣韻》的4個音、只有「匹角切」可以念o韻、其他的音只能是u韻。從那幾個現代漢語里的固定用法的讀音被一分爲三這件事可以看出、編字典的人大概和我們大家一樣、根本就不知道那3個字念什麼、只是依樣畫葫蘆、查字典畫出了那3個音。

「樸刀」我沒有見過。從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描寫和近年來的一些考證來看、大概就是一種不怎麼修飾的、用起來方便的常用刀。取名之由就是取其質樸的意思。(注3)

「樸硝」通稱「皮硝」、是用來硝皮的。按《辭海》關於「樸硝」的說明、粗制的「樸硝」叫「皮硝」、精製的「樸硝」叫「芒硝」、可知「樸硝」的說法是相對「芒硝」而言的、也是取其「未治」的意思。

「厚朴」倒很簡單。《廣韻》收了這個詞、就在「匹角切」的繁體的「樸」的後面。可是就連《廣韻》已經注明「上同」的「樸」字都已經跑到了u韻、它又爲什麼要讀o韻呢！

「朴」姓既然是姓、又不是一個常見姓、除了姓那個姓的人、別人也就不知道那是什麼音了。我們後面要說明、其實那個音也來自於「匹角切」。

既然它們都來自於「匹角切」、又爲什麼要被四分五裂呢？這根源于「樸」是個入聲字。

七

「樸」來自於入聲、入聲在官話區的中心地帶是一個已經死亡了的調。

入聲是國粹、也是士大夫搖頭晃腦的資本。俞敏先生曾回憶說：舊時念《大學》是「大學xue4之道dao3、在明明德de4」(《李汝珍〈音鑒〉裏的入聲字》、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》1983年第4期)。「學」和「德」是入聲字。可以看出、爲了保存國粹、我國的士大夫是多麼地甘願冒佶曲聱牙於不顧。可是士大夫可以在念唐詩的時候念李白bo2、可是到了飯桌上、他也不敢把白菜說成「菠菜」。所以、這只能是一場鬧劇。

古入聲的清音字在北京話裏散入四聲、沒有規律可循。西方的數字研究法傳入我國後、人們試圖找到規律。最早有白滌洲先生的《北音入聲演變考》(《學術季刊》第2卷第2期、1931)、後有陸志韋先生的《國語入聲演變小考》(《燕京學報》第34期、1948)、走的都是統計的路子。白氏的結果是不送氣清入歸陽平、送氣清入歸去聲；陸氏的結果是不送氣清

入陰平陽平差不多、送氣清入歸入陰平的更多。這真叫人哭笑不得。本以爲數字總不會騙人、可實際是連所謂客觀的數字也不能給人一個客觀的依據。

另一條路子是領悟的路。這當然最好的成果是平山久雄先生的《中古漢語的清入聲在北京話裏的對應規律》(《北京大學學報》1990年第5期)。(注4)平山先生發現、凡動詞念陰平、名詞念上聲。不用說、這是了不起的發現。(真正的發現就是那種誰都看得見、可是誰也不知道;等到發現後、大家又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、放在誰也發現得了的那種東西。——我曾經把這項成果告訴馬希文先生、馬先生感慨地說、他從各個角度對入聲字做了統計、就是沒有從這個角度統計。馬先生是五十年代北京的神童、六十年代國家863計劃的負責人、七十年代中國計算語言學的開創者。馬先生是一位不懈的追求者、也是計算機專家。可見智者千慮、也有偶失的時候;而不諱言一失、才不失其科學家本色。去年馬先生往生它界、謹記此紀念這位真正的科學家。)

的確、我們只要把字列在下面、大家誰都會看得出來:

吃喝說挖刮揭拍戳擦掐貼塞劈刷滴潑紮殺歇織哭出(shi3)……

腳角骨鐵血曲穀雪宿(xiu3)柏塔法色(shai3)室……

事實勝於閉著眼睛的方法。這個結果無疑是對的。(我一點也沒有否定方法的意思、我否定的是閉著眼睛的方法。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、方法是客觀規律的對應物。如果你拿來一種方法、居然可以解決問題、那只是說、那個事物的規律還沒有用這種方法解決過、不是說那個方法是萬能的。)

這就決定了、「樸」的聲調不可能折合。那麼、「樸」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聲調又是怎麼來的呢?

八

「樸刀」的「樸」是第一聲、就先從它說起。

給「樸刀」定第一聲、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。編字典、你總要給一個字定一個音、不能因爲不知道而空著。這是沒辦法的事。爲了給清音入聲字定音、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有個規定:「古代清音入聲字在北京話的聲調、凡沒有異讀的、就採用北京已經通行的讀法。凡是有異讀的、假若其中有一個是陰平調、原則上採用陰平、例如:「息」、「擊」。否則逐字考慮、採用比較通用的讀法。」

所以、我估計、這個陰平調就是在這樣的原則下決定的。

九

「樸樹」「厚朴」念去聲、可是個開玩笑的音。

北京話沒有了入聲、可就難壞了北京的讀書人。那年頭的讀書人要做詩、要押古韻、不知道入聲這輩子別想得功名。於是就有了一個上不了臺面的理論：入聲通通念去聲。這就是第七節一開頭演出的那一場俞敏先生說的鬧劇。這和前面說的「原則上採用陰平」可以說是異曲同工、或者用現在的時髦說法、剛好是一、二、三、四的「鏡像原則」、從一個極端反射到另一個極端。這也就是爲什麼「厚朴」「樸樹」念去聲。

十

piao2是「朴」姓的專用音。朝鮮人根本不念piao2、而是念pak。k是唯閉音、如果讓漢人聽起來、就是pa、根本聽不成piao2（注5）。

其實這是北京話的老土話。「樸」字來源於《廣韻》的覺韻。覺韻和藥韻、鐸韻在中原地區念o韻（及其變體e韻）、北京就念成ao韻。比如中原的「落」luo、北京就念成lao；中原的「藥」yue、北京就念成yao；中原的「學」xue、北京就念成xiao；中原的「覺」jue、北京就念成jiao；中原的「郝」he、北京就念成hao；中原的「弱」ruo、北京就念成rao；中原的「著」zhuo、北京就念成zhao；中原的「薄」bo、北京就念成bao。當然了、中原的「樸」po、北京就要念成piao了（以上舉例裏、學、覺、樸是古代同韻字）。北京人和東北人是一路的。北京人和東北人見過朝鮮人、這是他們的驕傲和特權、他們說朝鮮人姓piao、別人還敢說什麼！這不、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也就把piao收進來了。

十一

總之、要問我「樸」字該念啥、在我看、就是一個音——pu3。只有這個音是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晶、其他都是人工的。它的聲調也剛好是合理的：「樸」是「未治」之器、名詞、它該念上聲。

附注

（注1）《爾雅》一句、通行的斷句如此。似不通。望通人教我。

（注2）《爾雅》郭注在說明「雕」等五個詞時說：「五者皆治樸之名。」可證「樸」確實是「未治」之前的東西。

（注3）我估計「樸刀」就是大刀。「大刀」是俗稱。另外、古漢語直至近代漢語、「樸」應該是一個活躍的詞。古代有「樸馬」「樸牛」「樸豬」一類的說法、有人釋爲「大」或者「未經調馴的」、

其實不對。這是指未騸的、即今天的種馬、種牛、種豬、也是「未治」的意思。

（注4）平山久雄先生的文章最早發表在1960年的《日本中國學會報》第12集上。這裡引用的是他最近用漢語重寫的文章。

（注5）朝鮮語的發音、曾向筑波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的韓國留學生辛賢同學調查、謹致謝意。

（筑波大学）